

田資
D 860.0
C H Y

二卷三期
兵研室院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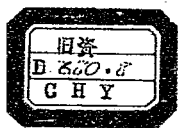
楊杏佛著

赤禍與中國之存亡



二十一年七月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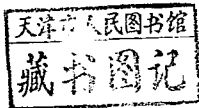
系淵中江元大



獻給
努力自救的
人羣之犧牲者

赤禍與中國之存亡目次

緒論.....	(一—三)
略史.....	(三一—六)
共黨之黨政軍組織.....	(六一—十)
共黨之政綱及羣衆組織.....	(十一—十五)
勦赤經過.....	(十五—十七)
結論.....	(十八)



赤禍與中國之存亡

按本文「赤禍與中國之存亡」爲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楊杏佛氏所作楊氏夙研經濟理論年來於赤黨理論方略及實際組織尤爲留心最近曾親至江西考察於匪區實在情形曾從匪區吳民區軍俘處軍事機關及已克復之匪區各方面親自調查訪數星期搜討之力再引徵其平時研究之結果歸而草成本文近年反赤宣傳文字雖多然能兼顧理論事實超越用客觀之立場立論如楊氏者蓋不多見近頃歐美各種調查考察之報告報告內容之信用政治家不如社會學家社會學家又不如學者楊君本文之作其立場雖兼取社會學家及學者二重之資格者也因人至於今日對赤禍之橫流無智愚賢不肯遊同有觸目傷心之感夫知行之難易固至今猶成案訟然不知決能以行則事理之必然而無疑者國人果決心有反赤之行自不可無反赤之知本文之刊布欲藉楊君搜討研究之力以播反赤之知識由知而及於行則凡具愛國及憂赤之心者似不可不於此文三致意焉

緒論

自辛亥革命以還，清庭雖覆於一旦，而革命之理想，則至今未能實現。二十

年中軍閥與軍閥戰，軍閥與革命勢力戰，國內戰爭，幾於無年無之。今則統一之役尙未完成，而空前之贛鄂湘赤禍，已成燎原之勢。人民習聞內戰，捨居住匪區身受切膚之痛者，疾首蹙額奔走呼號而外，其幸居江浙或寄跡租界者，大都漠然視之，一若秦人之視越人也。不知今日之紅軍，挾第三國際與蘇俄之後盾，有嚴密之黨政軍組織，殺人放火，皆有計劃，奸淫擄掠，悉成學說，絕非歷代之流寇，與最近之軍閥，所可同日而語。以委靡不振行將崩潰之宗法社會，當此殘忍嚴密之赤化勢力，豈能倖免。故今日之赤禍，雖集中於贛，蔓延於鄂湘諸鄰省，然其隱患，實普及於全國。當此外悔惡陵之日，復有赤化腹心之患，國之存亡，固不容髮。覆巢之下，甯有完卵；願我居安履豐之同胞，稍稍分其優遊閒逸之暇，一深長思之也。

過去漠視赤禍，不能獨責人民之遲鈍，政府與軍隊報告之不實，掩蔽真相，粉飾太平，亦不能辭其咎。此種不實之宣傳，不特予人民以錯誤之觀念，且常爲軍隊勦赤失敗之主因。湖南劉建緒師長擔任綏靖平澗赤匪之時，所發訓誡全省勦匪部隊應注意之九條，其第一條爲：「虛報軍情，爲軍隊之惡習，近查軍閥

與匪接戰，所有捷報，往往作偽鋪張，不曰奪槍若干，卽稱殲匪無數，及證之事實，多不相符，軍隊作戰，須憑情報，以策進行，情報有虛，必致貽誤戎機，妨礙軍事進展，此應申敬注意者一，」與本年六月三十日報載「蔣總司令以勦匪各部隊文電，類多有捷無挫，跡近虛報軍情，上級長官，對匪情勢隔閡，決疑定策，多感困難，二十八日嚴令各軍切實糾正，」之消息，皆足證過去勦赤宣傳之失策。赤禍蔓延，足以覆亡中國而有餘。治標之撲滅，雖有賴於軍隊之武力，而根本之澄清，則非有修明之政治，與健全之社會不爲功，尤非喚起民衆，共臨大難，不能收全國堅壁清野起死回生之效。

略史

盜寇紛起，爲歷代政治變遷社會混亂之自然產物。漢有綠林赤眉及黃巾之亂，唐有王仙芝黃巢之亂，宋有宋江三十六人之橫行，元有紅巾之賊，明有李闖張獻忠之流寇，清有川楚教匪與捻匪之亂。其小者爲禍一時，荼毒生靈，其大者亡國改朝，爲一代興廢之主因。然在當時中國文化優於鄰族，寇亂之起，大都由於人口過剩，農業災荒，或朝廷失政，無論社會秩序如何破壞，不發生思想與

制度之衝突與變更。故其所謂亡國，實爲帝王一家之興廢。間有異族憑藉武力，入主中華，終爲中國文化所同化，武力既衰，覆亡隨之。求其背景複雜，組織嚴密，有蘇俄之強權爲其外力，斯達林之共產主義爲其理想，欲一舉而摧毀中國軍事政治與社會之組織，如今之赤禍者，實曠代而未之見，此尤吾人所不可忽視者也。

辛亥革命，由種族革命進而爲政治革命，欲舉數千年根深蒂固之宗法社會與封建勢力之思想與制度而廓清之，自非旦夕之功。共和政體在北洋軍閥統治之下，尙爲士大夫與名流所懷疑，其高於此之政治理想更無論矣。三民主義，自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以後，始爲國人所注意；然深入民間，現諸事實，則尙有待於將來。國於天地，必有興立；中國自建立共和十餘年來，未有確定之最高政治原則，人民既無堅決之政治信仰，遂成今日不古不今非君非民之變態社會，一切經濟組織道德觀念教育制度，皆隨之而入支離崩潰之域。實際今日中國祇有兩途：不入於掠奪殘殺之斯達林式共產主義，則當努力於和平建設之三民主義。

赤禍勢力之養成，可分爲三時期：第一期從民國九年至十二年，可謂爲利用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李大劍輩受第三國際之使命與資助，由編刊新青年雜誌，進而辦籌導週報；藉新文化運動，輸灌蘇俄共產思想。其成績偏重社會，忽略政治。第三國際嫌其紆緩。當時中國國民黨實掌握中國政治革命之領導權，第三國際乃命令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遂有趙飛來華與中國國民黨之改組。第二時期由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容共至十六年國民黨反共。此時期可謂爲盜竊國民黨權時期。鮑羅廷以客卿地位，隱握大權，國民黨各級黨部各軍政治部與各地民衆團體，逐漸幾全爲共產黨人所把持。同時挑撥離間，進行其所謂分化國民黨政策。國民黨忍無可忍，遂有十六年之甯漢政府先後反共。第三時期由國民黨反共至現在。此時期可謂爲武裝暴動時期。十六年七月賀龍葉挺叛變於南昌，十七年十二月廣州之共禍，十九年七月長沙之共禍，爲大暴動之最殘酷顯著者。由十六年至二十年間，贛鄂湘各省城鄉所受之小暴動，更僕難數。江西共有八十一縣，赤禍最烈之時，（據十九年底之報告）全匪化區有三十二縣一市，半匪化區有二十二縣一市，餘匪未清區有二十縣，共計七

十四縣二市。湖北六十九縣中，曾被匪騷擾者有五十餘縣。湖南之被匪擾者約十餘縣。皖川閩浙豫魯，亦時發現匪踪。至其殺燒之成績：江西一省殺殺者，在二十萬人以上，被焚之屋，在十萬棟以上，財產之損失，約六萬萬五千元；湖南一省殺殺者，在七萬人以上，被焚之屋，約五萬棟，財產之損失在一千五百萬元以上。其因戰爭及流離而死亡之人數與產業之損失，尚不在內。其暴勳之成績與蔓延之速，亦可驚矣。至其勢力之養成，幾在在與內戰有關。十七年張黃之役，繼之以廣州之赤禍，十九年張桂之役，繼之以長沙之赤禍，去年因討伐閩粵，中央軍力集中北方，亦匪遂得從容蹂躪贛鄂湘諸省，擴張兵力，盤據地方。故欲澈底勳亦，應努力避免內戰。

共黨之黨政軍組織

中國共產黨自十六年國民黨反共以後，即分裂為兩大派：新達林派與托羅斯基派。新達林派絕對服從蘇俄共產中央之命令，為新達林之忠實信徒。主張（一）武裝暴勳，建立蘇維埃政權，（二）聯絡知識份子中農小商人，（即小資產階級）打倒帝國主義，（三）由工農專政轉變至無產階級專政。其中

心人物爲盟秋白張國壽及紅軍領袖如朱德毛澤東等。今日贛鄂湘各地之暴動，均在此派指導之下。托羅斯基派擁護托羅斯基及蘇俄中央幹部主張。(一)開國民會議，結合民衆奪取政權。(二)以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領導各階級打倒帝國主義。(三)由無產階級指導監督農民直接建設無產階級專政。其中心人物爲陳獨秀等。斯達林派呼此派爲取消派，謂其主張開國民會議，取消階級鬭爭也。現在握有實權之中國共產黨，當然屬於斯達林派。其黨的組織，在蘇維埃中央區（此中央區最近在江西）設立中央局，直接指導各蘇區之黨的特區委員會。已成立之特委會爲湘鄂贛，贛西南，（中央區內）鄂北，鄂豫皖，贛東北，閩粵贛，廣西右江，鄂湘邊等八特委會。特委會下設分區委員會，管轄各縣委員會。縣委員會下尚有城區鄉各委員會。

共黨之政府組織，以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執行委員會爲最高機關。其下分設湘鄂贛，贛西南，（聯合稱中央區）贛東北，閩粵贛，鄂豫皖，湘鄂邊，廣西右江，海南島，八特區蘇維埃政府。各特區等於省區，特區下暫設縣或獨立市蘇維埃政府，直接受特區蘇維埃政府管理。縣蘇維埃政府下，尚有各市鄉

之蘇維埃。

紅軍組織以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爲最高指揮機關。軍委會下分設長江軍事委員會及南方軍事委員會兩辦事處，及鄂豫皖、湘鄂邊、贛東北、廣西右江、閩粵贛、海南島、六分區軍事委員會。其軍隊之實力，各方調查殊不一致。去年秋間之調查，共有十四軍，兵士約七萬人，步槍約有五萬枝。據高瞻君本年三月在「江西共禍概況」中之估計，則謂紅軍至少有八萬枝槍二十萬人（見鐘共半月刊）。照今年春間所破獲之「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劃」則已改編成七軍，七軍之下，共有十六師五獨立團，此外尚有警衛師直屬兩師及瓊崖獨立師，合共十九師五獨立團（根據何應欽部長在國民會議對於江西赤匪內幕之報告）。除上面外加以今年因官軍失利所得之槍枝，與所增之人數，最近紅軍兵士，約在三十萬人左右，槍枝約在十二萬左右。共產黨雖自謂以工農紅軍爲其戰爭中堅力量，然「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劃」中，關於紅軍成分一節，謂「紅軍的成分大部分尙遠不是以僱農貧農苦力作基本部隊，即最有力的四五軍，也還是以士兵成分作骨幹，二軍更多是土匪流

眼的成分，紅軍的主要幹部，尙多不是工人，」則所謂工農紅軍者，亦僅理想之辭耳。各軍以政治委員爲一軍之主幹，有監督軍事指揮員之權，卽蘇維埃以黨治軍之制度也。紅軍之外，尙有赤衛隊，凡匪區內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不剝削他人之勞働男女，均有充當赤衛隊之義務。在城鎮者爲赤色警衛隊，非常備後備兩種。常備隊脫離生產，專負保衛地方之責，後備隊不離生產，惟須受經常之武裝訓練。在鄉村者，爲農民赤衛隊，均不脫離生產，惟其組織與訓練，皆準備隨時可以動員。梭標隊卽爲赤衛隊中之一部份。在紅軍與赤衛隊之間，尙有游擊隊爲紅軍之後備軍。此外有兒童隊，或稱勞働兒童團，以十歲至十五歲之兒童組織之，專司檢查行人之責。有少年先鋒隊，以十六歲至十八歲之青年組織之，殘殺衝鋒之役，常以少年先鋒隊當之。關於軍事教育，聞在江西，設有紅軍幹部學校及軍事政治學校。婦女參加赤衛隊及各社會團體，均與男子立於同等之地位，並無獨立之組織。惟有所謂慰勞隊與洗衣隊者，則專爲婦女而設，青年與中年之婦女，多充慰勞隊員，中年以上者，則充洗衣隊員。

紅軍因槍枝及子彈不多，作戰時常利用狡猾之戰略。（一）引誘包抄：引

國軍至赤色區域山險林密之地，四面伏擊。(二) 擊東擊西：欲擊某處，先走另
一方，中途忽折回，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襲擊國軍。(三) 避強擊弱：遇勁敵
則化整為零以避免，見弱敵則化零為整以合圍。(四) 利用羣衆：在戰時利用
工農在四山插紅旗，吹喇叭，擾亂國軍，或使工農爲先鋒，消耗國軍子彈，俟國軍
疲倦，紅軍乃合力猛擊。(五) 保存實力：紅軍不肯攻堅，不打硬仗，不明瞭敵情
不作戰，無共黨及匪化羣衆之地，不輕易作戰；凡此皆因子彈過少，補充不易，故
不肯輕於冒險也。(六) 搖動對方軍心：紅軍常派遣工農羣衆及婦女至國軍
中作有力之鼓動，以動搖軍心。上述諸戰略，因屢屢嘗試，多爲國軍所熟知，其效
用因以大減。

共黨之政綱及羣衆組織

共黨因欲得貧農羣衆之擁護，以鞏固其蘇維埃區域內之政權，故以澈底
實行土地革命相號召。其目前十大政綱爲：(一) 推翻帝國主義統治。(二) 推
沒收外國資本家的企業和銀行。(三) 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四) 推
翻國民政府。(五) 建設農工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權。(六) 實行八小

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七）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八）改善兵士生活，發給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軍閥地方的捐稅，實行統一累進稅。（十）聯合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蘇俄。此十大政綱中，僅第七條沒收地主階級之土地，確已見諸事實。惟其所行者，為暫時之分田，而非真正共產主義下之土地革命。第九條取消捐稅，僅取消原有官廳之捐稅，而代以彼等之新稅，如遷進之土地稅及木梓公益費等。不足更用罰款（指定土豪地主富農，凡能罰款八十元以上者，即須罰款），集糧（新穀初登，每宅每人每年規定留穀若干，餘者用簿登記，遇必要時，糧食委員得隨時取去）諸方法，以籌款足食。

關於土地革命，更有一九三〇年之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八大政綱。其內容為（一）推翻豪紳地主官僚的政權，解除反革命勢力的武裝去武裝農民，建立農村中農民會議的政權。（二）無代價立即沒收豪紳地主階級的財產土地，沒收的土地歸農民會議處理，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使用。（三）祠堂廟宇教堂的地產及其他的公產官荒或無主荒地沙田，都歸農民代表會議

(蘇維埃)處理,分配給農民使用。(四)各省區中,各有土地一部份,作為(蘇維埃)政府移民墾殖之用,分配給工農軍的兵士,供給經濟上使用。(五)宣佈一切高利貸的借約,概作無效。(六)燒燬豪紳政府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剝削農民契約,書面的口頭的完全在內。(七)取消一切由軍閥及地方衙門所頒佈的捐稅,取消包辦稅則制釐金,設立單一的農業經濟累進稅。(八)國家幫助農業經濟:甲、辦理土地工程。乙、改良及擴充水利。丙、防禦天災。丁、國家辦理移民事業。戊、國家辦理農業銀行及信用合作社,經手辦理低利借貸,已、統一幣制,統一度量衡。庚、一切河道歸蘇維埃政府經營管理。

此八大政綱中之見諸實行者,為沒收財產土地及燬契分田諸項。其分田手續如下:(一)一切公地廟田祠田及大地主之土地,(半地主富農與出租的土地亦在內)無條件完全沒收,田契及官廳之案卷,一律焚燬,田埂均鏟平,使原有地主之界限及證據,完全消滅。(二)各鄉田地由該鄉工農兵會議(蘇維埃)執行,平均分配。(三)分配以人口勞動力為標準,凡有勞動能力之男女公民,均有分配土地之權利。(四)無勞動能力之公民,(十六歲以下之

兒童及衰老殘疾者）歸家庭或寄住人家擔負供養，其因此擔負加重之公民得酌量增加土地。（五）各鄉每人應得之分配畝數及因負擔加重所添之附加畝數，均由當地蘇維埃適合各地情形規定。但每人之附加畝數，不能超過其應得分配畝數四分之一。（按此限制，使衰老殘疾者及未成年之兒童，無形中削減其生存權，蘇維埃對此，並無補救之策，蓋此輩於紅軍無益，故不惜犧牲之也。）（六）一地人口過多，土地不敷分配時，可遷移一部份人民至鄰近人少之地。（七）紅軍兵士家族，在無人可耕條件之下，可由當地蘇維埃設法使人代耕。（按此即共黨誘惑兵士之方法，昔之地主，今為紅軍，昔之為地主作佃農者，今則為紅軍作佃農，故紅軍實新地主階級而已。）

共黨之分田抗租，僅為其誘惑農民之暫時手段，故謂之為初步深入土地革命政策。同時又恐農民覺悟其所分之田僅為一現之曇花，乃極力禁止黨員提出「沒收一切土地」口號，主張共耕制度，（即實現共產制度之國有農場）與用政府法令或黨的決議，禁止土地買賣和租借，其理由即謂此種辦法，皆可使共黨脫離全國農民羣衆也。（見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劃。）然共產黨

土地政綱之最後目的，仍在消滅地主及私有土地制度，實現土地國有；分田之農民，不過彼黨土地革命過程中之芻狗而已。至共產黨員分田時之自留泥土，或陰厚親故，及仍徵極重之土地稅，皆顯而易見之弊，不足論矣。

共黨對於民衆組織之政策，在用地革命利益引誘農村基本民衆，一貧農雇農苦力，爲其武裝暴動及階級鬭爭之主力。對中農暫取聯絡，對富農則完全敵視，務排斥富農成分於政權及一切武裝組織之外，蓋其所以引誘貧農佃農苦力之利益，實取之富農，苟富農亦有政權，亦參加武裝組織，則階級鬭爭必成內鬨，利益分配，將無從出。匪區中民衆組織，在鄉村城市，均有手工業工會，苦力工會。此外專在城鎮者，有產業工會店員工會，專在鄉村者，有雇農工會貧農團貧民協會等。其中雇農工會最爲重要，共黨認之爲實現無產階級在現時民主革命中領導權之重要工具之一。各工會依產業或職業爲標準而組織，以區爲單位，進而有鄉村之分會全縣工會，乃至全特區之總工會。至冠以一縣或特別市名稱之總工會，乃包括城鄉各業之總工會而成。共黨對於土匪流氓，亦充分利用，其方法爲「要吸引土匪流氓羣衆也來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最好

的辦法，是解散他們固有的組織，分配他們以土地，解決他們反動的領袖，即是同情革命的領袖至少也不能讓他領率原來的部隊。」（見蘇區目前工作計劃）故洪江會三點會之會黨，均爲彼等所歡迎，所謂歡迎洪家弟兄之口號，即指此也。江西洪幫勢力，近雖式微，然爲赤匪偵探報信，亦予官軍以多少之不利。此外舊式農民武裝組織，如小刀會紅槍會之類，共黨亦盡量吸收，其對付之法，與對付會黨土匪相似。

勦赤經過

中國赤禍，以贛鄂湘三省爲最甚，三省之中，又以贛省爲最烈，赤匪軍力，幾完全集中江西。十六年國民黨反共時，方志敏邵式平由南昌逃至弋陽，僅攜槍七枝，今則方志敏所部紅軍第十軍，人數在一萬以上，槍亦在二千枝以上。朱德當十六年由贛竄湘與毛澤東會合時，槍數亦僅二三百枝，今則朱德所部，人數在三萬以上，槍枝亦在一萬以上。赤匪勢力膨漲之速，由此可見。三年之前，少數烏合之衆，今乃須勦全國之兵，蔣總司令親臨前敵，始有勦滅之希望，此豈當時負地方之責者夢想所及耶。江西之被赤禍，已近四年，而積極勦赤之進行，實始

於討伐閻馮以後，內戰之影響勳亦，於此又可見矣。

江西剿赤，可分爲三時期：第一期爲魯滌平氏督勦時期，第二期爲何應欽氏督勦時期，第三期爲蔣介石氏督勦時期。十八年魯氏長贛，原有十八、五十、十二、三師以上兵力，以之勦赤，當能應付。嗣因內戰復起，五千及十二兩師均被調離省，僅十八及十三兩師守贛，赤鋒乃日張，江西地方被蹂躪者達六十縣以上。湘鄂各省皆有駐軍負勦赤之責，惟各劃界自守，不願越雷池一步，故匪得從容出沒三省。自去秋討伐閻馮軍事結束，赤禍已成燎原，政府乃令五十及十二兩師回贛，復加調勁旅約十七師共十餘萬人以上，歸魯氏指揮。此役雖克復吉安諸縣，惟十八師因深入匪區被圍，全師覆沒，師長張輝瓚被擒遇害，五十師亦大敗，損失過半，匪勢復熾。此役失敗原因，雖甚複雜，惟觀戴岳旅長所云六點：（一）軍隊時常更調，每使將要消滅之殘匪得死灰復燃；（二）勦匪部隊，不明瞭匪區情形與組織；（三）勦匪部隊各懷珍域之見，意存敷衍，不肯認真澈底勦辦；（四）縣長不得力而貪污，警察紀律不好，到處擾民，地方豪劣，剝削壓迫，使人民受冤受屈，發生反感，從而走險；（五）因黨政軍民不能切實合作一致去消

滅共匪，（六）農村經濟破產，手工工人失業，人民生活計艱難，加以共匪利誘威迫，貧民從者日衆，（見戴氏所著對於勦匪清鄉的一點貢獻）已可得其大概矣。

第一期勦匪失敗，政府知匪勢披猖，不可忽視，且察知此役失敗，由於指揮之不統一，遂派軍政部長何應欽代行總司令職權，到贛督勦何氏於本年二月到贛，鑒於從前輕敵深入之失計，乃採取會國藩「穩紮穩打節節推進」之策，同時對整理地方招集流亡及設立各縣保衛團，均有相當之計劃，軍事方面，亦有相當進展。及五月兩廣獨立事件發生，匪勢復盛，孫運仲公乘潘王金鈺部隊相繼敗挫，胡祖玉復因督戰陣亡。至此中央知非用全力勦赤，絕難收肅清之效，社會人士，對於贛鄂湘之赤禍，始稍稍加以注意，蔣總司令毅然決然來贛督勦，全國軍隊之精銳，齊集江西，第三期之勦赤工作，遂於七月開始。現在國軍在贛部隊人數槍枝，均在三十萬以上。據最近報告，右翼陳銘樞攻東固，中路孫運仲攻甯都，左翼何應欽攻廣昌，均節節進展。此期之勦赤，當可如預定計劃，獲最後之勝利；惟根本肅清赤匪，恐非短期內所能實現，尤不能專賴軍隊之武力也。

結論

今日之赤禍，不特爲民國成立以來之浩劫，亦爲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奇變。社會演進，運窮則變，封建制度宗法社會之中國，已將隨帝王與軍閥而俱去。代之者爲獨立自由之三民主義中國乎，抑爲附庸蘇俄之共產主義中國乎，此全國國民無論男女老少所當舉以自問者也。勦赤軍事勝利，不過治標而已。軍事善後，經緯萬端，農民生計，不能解決，地方政治，不能修明，豈無赤匪，國豈能久。而況土劣貪污窮困，卽爲赤禍之製造廠乎。故欲根本肅清赤匪，惟有實行三民主義，欲實行三民主義，必須有長期之國內和平。今日黨內外之政見，無論如何不同，較之民族存亡問題，均爲細節，應力謀溝通，避免內戰，以促成全國之大團結，共赴國難。否則不爲蘇俄卵翼下之外蒙，必爲暴日踐踏下之朝鮮，願我國人，勿河漢斯言也。

二十一年七月十二日

